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五

記同夢 古蕩閩秀錢宜在中 甲戌冬暮，刻《牡丹亭還魂記》成，兒子校讎訛字，獻歲畢業。元夜月上，置淨幾於庭，裝襯一冊，供之上方，設杜小姐位，折紅梅一枝，貯膽瓶中，然燈陳酒果為奠。夫子聽然笑曰：「無乃大癡！觀若士自題，則麗娘其假托之名也。且無其人，奚以奠為？」予曰：「雖然，大塊之氣，寄於靈者，一石也，物或馮之；一木也，神或依之。屈歌湘君，宋賦巫女，其初未必非假托也，後成叢祠。麗娘之有無，吾與子又安能定乎？」夫子曰：「汝言是也。吾過矣。」

夜分就寢，未幾，夫子聞予歎息聲，披衣起，肘予曰：「醒醒，適夢與爾同至一園，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，亭前牡丹盛開，五色間錯，無非異種。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，豔色眩人，花光盡為之奪。意中私揣，是得非杜麗娘乎？汝叩其名氏居處，皆不應，回身摘青梅一丸撚之。爾又問『若果杜麗娘乎？』亦不應，銜笑而已。須臾大風起，吹牡丹花滿空飛攪，餘無所見。汝浩歎不已，予遂驚寤。」所述夢蓋與予夢同，因共託為奇異。夫子曰：「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，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，應汝言矣！」

聽麗譙絃如打五鼓，向壁停燈未滅。予亦起，呼小婢簇火淪茗，梳掃訖，亟索楮筆紀其事。時燈影微紅，朝暾已射東牖。夫子曰：「與汝同夢，是非無因；麗娘故見此貌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？汝從李小姐學，尤求白描法，盍想像圖之？」予謂：「恐不神似，奈何？」夫子乃強促握管，寫成，並次記中韻，係以詩。詩云：「暫遇天姿豈偶然？濡毫摹寫當留仙。從今解識春風面，腸斷羅浮曉夢邊。」以示夫子。夫子曰：「似矣！」遂和詩云：「白描真色亦天然，欲問飛來何處仙？閒弄青梅無一語，惱人殘夢落花邊。」將屬同志者咸和焉。

張山來曰：閩秀顧啟姬評雲：「麗娘見形於夢，疑是作者化身。」此語可云妙悟。至二人同夢，則尤奇之奇也。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《牡丹亭》見寄於予。予愛其三評，無一不佳，直可與若士並傳，姑錄其《記同夢》以志異。

述怪記 蘇州繆彤歌起

予同官蔣扶三言：工部郎中鄭司直，寓中有物怪憑戾，居多不寧。司直始居之，不信。一日從者病，司直亦不之信。又一日，其親者病矣，司直不信如故。不數日，司直病作，倏見一物，頭大如斗，在壁間。司直以手擊之，隨手入壁，亦隨手出。司直曰：「吾目眩也！」猶不之信。

夜既半，司直呻吟不得臥，忽有兩青衣登司直床曰：「王將至。」未幾，聞戶外傳呼甚厲，雲故御史某來，人馬齊擁而入。二青衣始若懼，繼作餽送狀，某御史者倏然去。少頃，王至。司直伏枕上，見男女大小出迎駕，旌旗閃爍，騶從呼擁，從外而入，壁上若有階級，人馬層累而登。王金冠紫袍，軒軒而至。歌童舞女數十輩，次第奏樂，珍饈羅列，賓客酬酢，王親自濯洗舉觴。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，既欲邀司直赴宴。司直正辭讓間，忽傳玉帝旨，敕王入臨武闕。王受旨，拜跪如儀。左右擁王去。

留二青衣，以二幣餽司直曰：「吾王且去，以公長者，持以奉公。」司直欲受之。青衣跪而請曰：「願拜君賜！」司直曰：「王之惠也，何故賜汝？」青衣請之再，又曰：「吾等居此已久，公何實遍處此？願公早移他所。」司直曰：「諾。」又問曰：「汝王入武闕，我當為武闕同考，汝知否？」青衣曰：「君不得與。」遂謝去。司直大呼，左右皆熟睡。不數日，司直病癒，兵部題同考官，列司直名，竟不得與。

司直名端，己亥進士，北直棗強人，今為黔中學使者。予聞扶三言如此。異日質之司直，曰：「良然。」故記之。

張山來曰：王以二幣奉司直，而青衣索之。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？

啞孝子傳 廣陽王潔汲公

崔長生，邳州人，生而瘖，性至孝，人呼為「啞孝子」雲。孝子既啞，手復攣，傭工養其父母，出入必面。歲己亥，淮徐大祲，孝子出，行丐於世。人憐之，予以糲糠糝糲，受而納諸簞；自掘野草，剝木皮以食。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，盡傾簞中物，歡然進。簞日不空，父母竟賴以不死。途見字跡必拾，朔望拜毀於先聖櫺星門下，而斂其燼於黃河。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，守待失者不得。匝月，乃易母屍飼之。茁壯蕃息，遂為父母治衣棺。先是知州事孫侯賢，卒於官，歸葬，交遊一無至。孝子獨拜靈輻，徒跣送百里乃返。及其父母歿，哭之慟，三日不食，昇柩葬於中野，遂不知所終。

洵盤外史曰：予聞諸幔坡老圃曰：「孝子之生也，母夢輿蓋者至門。」而孝子終貧賤，瘖復攣，人疑之。餘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。今士大夫日誦詩書，稱說仁義，而晨昏內省，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！嗚呼，可勝歎哉！

張山來曰：一贊深得史公遺法。

孝丐傳 王暉丹麓

丐不知其邑裡，明孝宗時，嘗行乞手吳市。凡丐所得食，多不食，每分貯之筒篋中。見者以為異，久之，詰其故，曰：「吾有母在，將以遺之耳。」好事者欲窮其說，跡之行。行裡許，至岸旁，竹樹扶疏，一敝舟係柳陰下。舟故敝，頗潔，有老媪坐其中。丐坐地，出所貯飲食整理之，捧以登舟，陳食傾酒，踞奉母前。伺母舉杯，乃起唱歌，為兒戲以娛母。觀其母意，殊安之也。母食盡，然後他求。一日乞道上，無所得，憊甚。有沈隱君孟淵者，哀而與之食，且少周之。丐寧忍餓，終不先母食也。如是者數年，母死，丐不知所終。丐自言沈姓，年可三十許，長洲祝允明紀其事。

論曰：世衰道微，人於所昵愛，宴飲務極華侈。尊貴在前，斗酒為壽，偃僂罄折，每伺其顏色以為喜懼。至於於父母，則泊然也。間有自謂能養，或亦等於犬馬，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，以視斯丐何如耶？

張山來曰：古之老萊子，以戲彩娛其親。今觀孝丐所為，知古今人不甚相遠。

乩仙記 臨海洪若皋虞鄰

「乩」或作「卜」，與「稽」同，卜以問疑也。後人以仙降為批乩，名之曰「乩仙」，亦謂「箕仙」，又謂之「扶鸞」雲。凡乩仙多自稱呂祖。按呂祖名岩，字洞賓，河州人，唐禮部侍郎渭之孫。會昌中，兩舉進士不第，去游廬山，遇異人，得長生訣，遂仙去。故乩仙最善賦詩，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，甚驗。

予邑有諸生，姓張名報韓，字元振，善請呂祖，雲傳自金壇貴游子，而咒乃呂祖親授。持咒極熟，隨意寫符請之，無不立應。同時有庠生朱日昌、董萬憲、王人玉暨予兄淶，咸傳符咒，稱大仙弟子。凡仙降，先賦詩，喜飲酒行令索句，輪者罰巨觥，或罰跪。月三八，命題作文。郡城有白雲山，文畢，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。次日往攜，咸仙親筆所評者。凡有所遺贈，悉批云「取於某岩某穴中」。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，懸奉於家。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，批既久，咸未食。仙曰：「汝輩餓乎？」群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予為汝輩乞之。」停乩數刻，復批曰：「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。」視之，蓋竹筥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。叩其由來，曰：「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。」群食之，腹殊飽暢。復一日，各予以葫蘆一，仙桃數枚。其葫蘆皆五色彩綿括成者，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。桃亦不甚大，味與凡桃等。

久之，請於予家樓上。凡請仙，必須樓，所謂「仙人好樓居」者也。予年方舞勺，登樓禮謁，批雲：「此子可教。」隨命予名若皋。凡為仙弟子者，其名咸仙所命雲。因令予同會文，題「不伎不求」至「何足以減」。藝完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。次早往領，獨取予文，圈點疊加，備極褒美。其硃紫色，其筆如懸針倒薤，字法絕似螳螂張膝、蜻蜓點水，不類人間所為。未注「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」。予絕不之信。

先君極敬重之。每仙降，先君必登樓禮四拜，飲酒必令盡歡而散。是時先君年望六，次年偶往鄉，染時疫歸，發熱三日，不汗。六日熱甚，發譫，醫人咸卻走，計無所施。或言祈之仙，符方發，扶乩，乩躍入地。再持起，縱橫亂擊，持者手破流血，沙盤

皆碎裂。予輩俯伏哀求，方大批雲：「爾父病亟，何不早請我？」予輩復俯伏謝過，隨批雲：「急取梯來，向樓簷某行瓦中，取予藥方下。」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，藥方一道，靈符三道，皆紫硃所書，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。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，隨令抄謄，赴坊取藥，原方焚之。覆命取水一碗，用桃仁七枚，搗碎和之，焚三靈符於其內，飲父。囑飲後，手持木杵，向床中四旁擊之。予輩捧水至床前，父素信仙，一吸而盡。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。仙停杵以待，曰：「汗乎？」視之，果大汗如雨。隨命服湯藥。既服，復停杵以待，曰：「睡乎？」視之果睡。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。少頃，舉杵曰：「睡覺乎？」視之，復曰：「睡已覺。」曰：「急進粥。爾父病瘳矣。」予退。命「碧桃子守爾家。」因供碧桃仙於家。碧桃嗜水，朝夕奉水一大碗，無他供也。未三日，而父服食如平時，一似未嘗病者。他日設酒食酬謝仙，父伏地，感而且泣。未幾，仙贈父小像，墨跡甚淡，視之如影，然酷肖父狀，上書「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。」其詞曰：「靈雨飄衣，清歌滿谷。鶴之餐雲，鹿之咽月。先生一蓬萊客，為人間謫仙耶？今少彘其貌，深測其衷；若難以形容，只譜片詞，為吾售也。贊曰：臉龐而衷腴，所舉又若拘。其語言落華而務實，至接物宏以寬。溫溫安安，渾渾漫漫，繼繁蘭桂，鴻漸於磐。近天子之龍飛，慶上國光輝。其容舒舒，其象如愚。是武城墨士，弦歌片隅；抑西河先生，課古詩書？稱洵杏之通儒，盛哉猗與！」父什襲之不輕褻。迨滄桑之會，張生既物故，王生、董生亦相繼亡，仙久不請。順治戊子，予登賢書。王辰會試，予兄復請，問予捷南宮與否。仙亦降，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，但批「中阿」二字。再叩，並不答。是科予落第，予鄰何公紘度、陳公璜中式，蓋析何與陳姓之半，而成「阿」字也。乙未會試，復問如前，批詩云：「大固崔巍正展旗，春光逗發遠為期。君家福分非輕淺，先報瓊林第一枝。」是科，予果雋南宮。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，則批一「里」字。再問，則雲：「二十二十又二里。」及聞報，則二甲四十二名也。蓋「里」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。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，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，殆晷刻不爽雲。誠足奇哉！

予思仙靈驗者亦多矣，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。夫葫蘆、仙桃、小像之類，藏之巖穴中，無論已。若窗前鬆餅，簷上藥方，有人挾之而至乎？抑凌空而飛至乎？且評閱文章，其筆墨奚自而來也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？或曰：「筆仙墨仙，類工於筆墨，有資於文章之用。其人咸仙去，則天上安得無筆墨？況呂祖游湘潭、鄂岳間，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跡，紙墨有，則他物可概知矣。」予曰：「然則誠仙乎？」或曰：「以子之大人病且踣，呼吸之間，能令立起，非仙而能若是乎？」或之言雖如此，然予聞食仙桃者，可百歲而上之；張生、王生、董生，鹹食桃者也，均不能周甲子，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。是予終不能辨，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。

張山來曰：呂祖能詩，能書，能飲，能行觴政，皆所優為。獨是「八股」一道，不識何以亦能評閱？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？

中冷泉記 安慶潘介幼石

中冷，伯芻所謂「第一泉」也。昔人游金山，吸中冷，胸膈皆有仙氣，其知味者乎？庚辰春正月，予將有澄江之行。初四日，自真州抵潤州。舟中望金山，波心一峰，突兀雲表，飛閣流丹，夕陽映紫，躊躇不肯離岸。但不知中冷一勺，清澈何所耳？

次日覓小舟，破浪登山。周石廊一匝，聽濤聲嘈呶，激石哮吼。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，穿茶肆中數圻，得見世所謂中冷者：瓦亭覆井，石龍蟠井闌，鱗甲飛動。寺僧爭汲井水入肆。是日也，吳人謂錢神誕，爭詣寺中為壽。摩肩連袂，不下數萬人，茶坊滿不納客。凡三往，得伺便飲數甌。細啜之，味與江水無異。予心竊疑之，默然起，履巉陟險，窮盡金山之勝。力疲小憩，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，磨刷認之，乃知古人所品，別在郭璞墓間。其法於子午二辰，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，尋若干尺，始得真泉。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，即非中冷正味。不禁爽然，汗下浹背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，而吸之而飲之也。郭公瓜發，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，亂石嶙峋，森森若奇鬼異獸，去金山數武，而徘徊躑躅，空復望洋，蓋杳乎不可即矣！日暮歸舟，悵恍若有所失，自恨不逮古人。佛印談禪，坡公解帶，爾時酒甕茶鑪，皆挾中冷香氣，奈何不獲親見之也！

越數日，舟自澄江還，同舟憨道人者，有物藏破衲中，瑯瑯有聲。索視之，則水葫蘆也：朱中黃外，徑五寸許，高不盈尺；旁三耳，銅紐連環，互丈餘，三分入環，耳中一縷，勾蓋上銅圈，上下隨綆機轉動；銅丸一枚，係葫蘆旁，其一縮蓋上。怪問之，祕不告人。良久，謂余曰：「能從我乎？願分中冷一斛。」予躍然起，拱手敬謝。遂別諸子，從道人上夜行船。

兩日抵潤州，則諠鼓雞矣。是夕上元節，雨後遲月出不見，然天光初霽，不甚晦冥。鼓三下，小舟直向郭墓。石峻水怒，舟不得泊，攜手彳亍，躡江心石五六步，石竅洞然。道人曰：「此中冷泉窟也。」取葫蘆沉石窟中，銅丸旁鎮，葫蘆橫側，下約丈許。道人發綆上機，則銅丸中鎮，葫蘆仰盛。又發第二機，則蓋下覆之，符合若膠漆不可解。乃徐徐收銅綆，啟視之，水盎然滿。亟旋舟就岸，烹以瓦鑪，須臾沸起，就道人瘦瓢微吸之，但覺清香一片，從齒頰間沁入心胃。二三盞後，則薰風滿兩腋，頓覺塵襟滌淨。乃喟然曰：「水哉水哉！古人誠不我欺也！嗟乎，天地之靈秀，有所聚必有所藏，乃至拔而為山，穴而為泉，山不徒山，而峙於江心；泉不徒泉，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。而顧令屠狗賣漿、菜傭僮父，皆得領茲山、味茲泉，則人人皆有仙氣矣！今古以來，真才埋沒，贗鼎爭傳，獨中冷泉也乎哉？」

次日辰刻，道人別去，予亦發棹渡江。而鄰舟一貴介，方狐裘箕踞，命僮童敲火，煮井上中冷未熟也。道人姓張，其先蓋閩人云。

張山來曰：吾鄉趙桓夫先生，謂金山江心水，與郭璞墓無異。因以兩巨舟相並，中離二尺許，以大木橫絙其上，中亦空二尺許，如井狀。以有蓋錫罍一，上係大長繩，別一小長繩係其蓋。繩之長，凡若干丈，總於井。繩盡，先曳小繩起其蓋，而水已滿罍，徐曳大繩，則所汲皆江心水矣。想以郭璞墓不得汲之法耳。若遇此道人，效其制，當更佳也。

髯參軍傳 無錫徐瑤天壁

蔣翁性好酒，家貧無所得酒，輒過餘索飲。聞說少時所見聞事，多新奇可喜，而髯參軍尤奇。作《髯參軍傳》。

明思宗時，公子某，不著其姓氏雲。公子之子，與蔣翁友，困悉公子遇髯參軍事。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，從京師持三千金歸，道遇一僧，狀猙獰，所肩行李，鐵扁拐，光黑甚重；伺公子信宿。公子初弗介意也。會抵一旅舍，公子先驅入，止右廂。僧繼至，就右廂炕上臥。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：「客必從京師來。囊中必有金，不則若奚俱至？」公子始心動，倉皇失措。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。

坐甫定，忽一虬髯，身長八尺餘，腰大十圍，須盡赤，激張如蠅。即座上擲弓刀，呼酒食甚急，叱叱作雷聲。公子益驚怖，股栗欲僕。髯微顧曰：「君神色俱殊，度有急。盍言之？」公子屏息若瘖。主人乃為述持金遇僧狀。髯曰：「僧今安在？」則指右廂臥炕上者。顧公子無動，直提刀排闥入，罵曰：「鈍賊！胡不捨糞道上，而行劫耶？」因弄其鐵扁拐，屈之成環，擲炕上曰：「若直此，聽若取客金！不直，則亟引項就刃！」僧僵臥不動，良久，始匍匐下地，請死。顧視扁拐成環，泣下，請益哀。髯笑曰：「故料若不能直此。聊為若直之。去！無污乃公刀！」公子、主人皆咋舌，從門外觀，已復趨前羅拜，請姓名。髯笑不答，令俱就寢。

旦日，請護公子行，公子大喜。至揚州，謂公子曰：「君今但去無患，吾行矣。」公子叩頭謝曰：「某受客大恩，無以報，願進三百金為壽。且從此抵某家，計四日耳。盍俱渡江而南？」髯笑曰：「吾起家行陣，今隻身來，為幕府標官。設貪金，豈止三百哉？吾憑限迫，不能從。或緣公事過江，則訪君，幸為我具面十五斤，生彘二口，酒一石。」公子不得已與別。

居數月而髯果至，呼公子曰：「饑甚！」公子亟進面、生彘、酒，如前約。髯飲酒至盡，即所佩刀，刺殺生彘，而手自揉麵作餅，且炙且啖，盡其半。公子曰：「參軍力可拔山，度舉幾百鈞？」髯曰：「吾亦不能料舉幾百鈞。雖然，請試之。」乃站庭檻上，而令數十人撞之，屹立不少動。曰：「未盡也！」復豎二指，中開一寸，以繩繞一匝，數健兒迸力曳兩頭，倔強如鐵，不能劫半分。於是公子進曰：「今天下盜賊蠱起，朝廷亟用兵，以參軍威武，殺賊中原，如拉朽耳！今首相某，吾師也，吾馳一紙書，且夕且掛大將軍印，烏用隸人麾下為？」髯仰天大笑，徐謂公子曰：「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？吾行矣！」

論曰：蔣翁所稱髯參軍，殆真奇杰非常之士矣乎？當思宗時，如參軍者，自不乏人。誠得十數輩為大將，建義旗，進止自如，賊固不足平。乃當日握重兵者，率皆選軟凡庸，退茶不前，何無一人類參軍也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，而朝廷之上，顧束縛之，不克以功名終，坐使天下流離，輾轉以至於亡。嗚呼！是誰之過歟？是誰之過歟？

張山來曰：唐鑄萬先生評雲：「句句為髯寫生，而著眼全在公子、相國，此絕頂識力也。」此評已盡此文之勝，不必再措一辭矣。

李丐傳 遂安毛際可鶴舫

李丐，江西人，邑裡名字無可考。往來江漢三十載，常如五十許人。隨身一瓢外無長物。每乞牛肉餛飩，並捕鼠生啖之，餘納諸敗襖中，盛暑色味不變。遇紙筆即書，語無倫次，或雜一二字如符籙。餘間以意測之，始成詩。人與之語，皆不答。某郡丞使人渡江，強邀至署中，留數日，辭出。郡丞與以輕葛文烏。插花滿頭，徜徉過市。兒童競奪之，輒抱頭匿笑，不予。未幾，葛敝，縷縷風雪中自若。或曰：「李丐向為諸生，有聲，屢試不第，有所托而逃。」然讀其詩，似深山高衲，不與陽狂玩世者比，終不測其何如人也。餘於友人邸舍中，物色得之，為余書扇，相對竟日，卒無他語。

詩附錄

瀑泉今古說廬台，頓向雲居絕頂來。潭逼五龍時怒吼，勢摧三峽更喧豨。橫奔月窟千堆雪，倒瀉銀河萬道雷。鎖斷鷗峰懸白練，遙看珠網掛層台。

激灑湖光數頃浮，誰知曲湧萬峰頭。豁開古殿當前月，散作空山不盡流。金壁影搖冰鏡裡，魚龍深在廣寒秋。一輪直接曹溪路，白浪家風遍大洲。

何年鞭石架長虹，碧落無門卻許通。曾是御風人去後，故留鳥道礙虛空。

銀台金殿影交加，處處晴光映寶華。家業現成歸便得，才生疑慮隔天涯。

披雲坐月太奢華，旅汲清泉吃苦茶。無事山行空眼底，草鞋跟斷又歸家。

羅列香花百寶台，台中泥塑佛如來。重重妙影隨機現，都在眾生心地開。

千崖雨濕鬆添老，一味秋聲菊轉新。莫謂山中無甲子，素珠粒粒紀時辰。

峻嶒高石寺門橫，面面波光一派清。鼇背鑿開羅漢寺，龍麟幻出梵天城。

張山來曰：昔之異人，隱於屠釣；今之異人，隱於乞丐。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，便當物色之。李丐詩不止於此，今姑擇其尤者錄之。

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河南周亮工減齋

鈿閣韓約素，梁千秋之侍姬，慧心女子也。初歸千秋，即能識字，能擊阮度曲，兼知琴。嘗見千秋作圖章，初為治石，石經其手，輒瑩如玉。次學篆，已遂能鑄，頗得梁氏傳。然自憐弱腕，不恒為人作，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。性唯喜鑄佳凍。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，輒曰：「欲儂鑿山骨耶？生幸不頑，奈何作此惡謔？」又不喜作巨章。以巨者往，又曰：「百八珠尚嫌壓腕，兒家詎勝此耶！無已，有家公在。」然得鈿閣小小章，覺它巨鉞，徒障人雙眸耳。

餘倩大年得其三數章，粉影脂香，猶繚繞小篆間，頗珍秘之。何次德得其一章。杜茶村曾應千秋命，為鈿閣題小照。鈿閣喜，以一章報之。今並入譜，然終不滿十也。優鉢羅花，偶一示現足矣，夫何憾？與鈿閣同時者，為王修微、楊宛叔、柳如是，皆以詩稱，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，以取聲聞。鈿閣弱女子耳，僅工圖章，所歸又老寒士，無足為重。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，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，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。嗟夫！一技之微，亦足傳人如此哉！

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，恒滿數十函，時時翻動。唯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，命他人，竟日參差矣。後盡歸之他氏。在長安，作《憶圖章》詩：「得款頻相就，低崇愜所宜。微名空覆斗，小篆憶盤螭。凍老甜留雪，冰奇膩築脂。紅兒參錯好，慧意足人思。」見鈿閣諸章，痛亡姬如初沒也。

張山來曰：我若為梁千秋，止令鈿閣鑄「顛倒鴛鴦」，不復為他篆矣。

書王安節、王苾草印譜前 祥符周亮工減齋

王安節概，其先醉李人，久占籍白下。與弟苾草著，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。左車好奇，以「丐」名之，字曰東郭；以「屍」名其弟，字曰弟為。久之，乃改今名，字安節。幼羸弱，壯乃鬚眉如戟。負穎異質，詩古文詞及制舉業，皆能孤行己意。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，罕與人接。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，無不多方就見之。

安節以其詩文之餘，旁及繪事。水石、人物、花草、羽毛之屬，動筆輒有味外之味。曾為餘兩作《禮塔圖》，兩作《浴佛圖》，狀貌皆奇古，略無近人秀媚之態，真足嘉賞。畫成，輒自題識。予每謂人：「安節甫二十餘，分其才藝，便可了數輩；使更十年，世人不說徐青藤矣。」圖章直追秦漢人，亦肯為予作，今銓次於後。予友方爾止，一女，不輕字人，覓婚於江南。久之，奇安節，遂以女妻之。爾止負一代名，不妄許可，至一見安節，即以女妻之，安節可知矣。

苾草亦作印章。古逸無近今餘習，亦次於後。苾草不亞安節，繪事遂欲與兄並驅。同人咸曰：「元方、季方，難為兄弟也。」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，皆落地不任葦，獨苾草微能食乾{魚差}，人稱其為「一門佛子」雲。

張山來曰：安節兄弟三人，皆高士也。予僅識苾草，然阿兄阿弟，亦莫非神交，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。

書姜次生印章前 豫儀周亮工減齋

姜次生正學，浙蘭溪人。性孤介，然於物無所忤。食餼於邑，甲申后棄去，一縱於酒，酒外唯寄意圖章。得酒輒醉，醉輒嗚鳴歌元人《會稽太守詞》。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，眾環聽，生目不見，向人聲乃益高。每醉輒歌，歌必《會稽太守詞》，不屑他調也。

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。生來見，謂侍御曰：「公嗜圖章，我制固佳，願為公制數章。正學生平不知干謁，但嗜飲耳。公醉我，我為公制印。公意得，正學意得矣。」侍御乃與飲，醉即歌《會稽太守詞》。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，侍御署中釀亦為生罄矣。一夕，漏下數十刻，署中盡熟寐，忽剝啄甚。侍御驚起，以為寇且發，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。驚起詢，則報曰：「姜生見。」侍御遣人謝曰：「夜分矣，請以味爽。」生砰訇曰：「事甚急！」侍御以生得他聞傳意外也，急趨迎之，執手問故。曰：「我適為公成一印，殊自滿志，不及旦，急欲令公見也。事孰有急於此者乎？」遂出掌中握視之，侍御乃大笑。復曰：「如此印，不直一醉耶？」於是痛飲，辨明而去。去又於橋上歌《會稽太守詞》。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，競來聽之，謂此君「起乃更早，遂已醉耶？」生意乃快甚。

生無妻，無子女，常自言曰：「曲繫吾鄉里。吾印必傳，吾之嗣續也。吾何憂？」別侍御返裡。年八十，卒。辛亥秋，侍御以生所為印示餘，予入之譜，復彙括樓崗太史述生事，錄之於前。侍御曰：「每展玩生印，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。生歌《會稽太守詞》聲，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！」